

竹 勺

黄孝纪

那么大的南竹,如今难以见到了。就像村庄的古树,多年前被砍伐殆尽;就像村庄曾经郁郁苍苍的枞树林,已消失得无影无踪;就像漫山遍野的油茶树,早已成了旧日盛景,永远的怀想……那些小村之旁,曾勾起我几多羡慕的南竹林,也已绝迹。这一切全在二三十年间完成。回首间,故园美景不再,山川风物变化了模样,面目荒芜。

童年的记忆里,那些南竹大得惊人。很多竹干的下部,甚至比成人的大腿还粗。要不然,家家户户使用的竹水勺、竹漏勺、竹淤勺,又是怎么来的呢?

那时的村庄,江宽流清,泉水密布。几口老石井,常年咕咕流淌,深碧如墨如眸。每日里,从早到晚,都有人在这里挑水。夏日里村人干活路过,渴了,直接蹲在井边,两手合成浅窝,捧了水喝。或者以手俯撑井沿,努着嘴巴,插入水面,牛饮一番。井水甘冽清凉,通体舒泰。

家里水缸多是本乡烧制的粗陶,广口仄底,色泽酱紫。缸口靠墙处,搁一块宽尺余的木板,板上放有两个宽口瓦钵,里面各置一水勺,一大一小,勺子勺柄全是竹的。大水勺粗大,堪比一截粗壮牛腿,显然取自大南竹端部一两段竹节,经过一番削磨而成,上口大,勺底留节。勺身外围中部一侧,凿一方槽,镶嵌扁竹片为柄,长尺许,宽寸余。小水勺当是竹干中部或上部竹节制成,比大



他一个人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城市。他很年轻,有自己要做的事,有朋友,也快乐。

他有个大家都知道的习惯,爱一个人在家吃晚饭,尤其喜欢自己弄几个菜。通常吃过晚饭后,他坐在客厅窗户对面的沙发上,喝会儿茶,休息一下,再点根烟,然后拿起电话,拨一个号码。他在问候过“你好吗?”之后就不再出声,拿着话筒时间长或短,说声“再见”,便挂断了电话。没人知道,电话拨给谁,也没人知道,他会拨这个电话,更没有人知道,他每天拨这个号码,在这个时候,根本不会有人接。

其实,电话是拨到一个女孩的办公室。女孩白天会在这里忙碌,电话机就乖乖地伏在她桌上。晚饭后的电话,女孩更是不会知道,因为她早已下班。尽管话机知道它的女主人是多么期盼这个电话,可它是不会告诉她的。

他与她是在一次火车上偶然相遇,到相识,到相知,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她单独在他家吃过无数次的晚餐。她很喜欢他的居所,干净,舒适,特别喜欢客厅那扇大大的窗户,她一来就会坐在客厅窗户下的沙发上。正是初夏,傍晚的天色总是很好,淡淡的蓝色,时不时有点白色的云,悠悠的晚风拂动着窗帘,房里播着电台轻柔的旋律。

她坐在那里,逆着光线,眸子烁烁发亮,身影也柔柔的泛着光,丝发如瀑一明一暗的动荡,整个影像很美丽又有几分不自在。两人就坐在客厅各自喝茶,谁都不说话,

水勺要小不少。两只水勺,各有用途。大者用来给大水锅大鼎罐舀水,挑水时从水桶舀入水缸;小者主要是煮菜煮饭时添水,那时村人有喝生水的习惯,自外面回家,也是直接拿它舀水解渴。小水勺还是淋豆芽的工具。夏秋间,村人常打黄豆芽和绿豆芽。不少家庭都有特制的豆芽木桶,像竖立的大腰鼓,有大半个人高,两端一般大小,上有木盖,下有漏洞。早上,常有人陆续提着豆芽桶到水井边,拿小水勺从井里舀水淋透。顺便扯出一些又高又嫩的豆芽,漂洗干净豆壳,作为早餐或中餐的菜肴。水勺从早到晚,总是湿漉漉的。盛放的瓦钵里,也通常积聚着余水。在我童年时期,有一个无人不知的谜语:“喜鹊尾巴长又长,白日洗澡,夜里歌凉。”谜底就是水勺。

相比而言,漏勺的功能则单纯多了。按说,它的长根跟大水勺无异,差不多就是孪生兄弟。只是命运不同,它成了漏勺,成了专门与猪打交道的器具。煮漏时舀漏水,喂猪时刮槽盆里的剩渣残汤,一勺一勺舀漏添漏。偶尔,猪拱嘴挑食,踩踏槽盆,主人也拿了它顺手在猪头上挖一勺子。漏勺似乎常年不洗,每天都沾满了猪渣糠灰,形容肮脏,面目黑透,与那浸泡得发黑朽边的污渍斑斑的漏桶,可谓天然绝配。但猪对这些并不深以为意,它乐观闲适,吃喝拉撒睡,心宽体胖。

倒是村里一句骂人的话,常令

电 话

刘浩然

而且她不喜欢开灯,说是喜欢这样,他也由着她。

他们没有时间也无理由常见面,只能靠电话。

他开始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和时间,不经意的想到她,有时一个人在家老是要弄点响动才呆得住。

不久,他们再通电话时,各自就开始敏感起来,而且也特别别扭。好几次,两人在电话两头等候对方开口,却都不知该怎样说,只好在电话筒面前保持沉默。从此,除了公事,他们再也没有通话了。

天气热起来,空气干燥,很少有风拂动窗帘,也没有她再坐在客厅窗下。

一次偶然,他拨她的电话,没人接听,话机独个响个不停,他突然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响声,让他感到安稳,松弛,既失望又满足。晚饭后的开心电话从此开始。

有一天,她打电话告诉他,她要结婚了。尽管他们一认识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,可这一刻,他还是很难过,也很伤心,一个字也吐不出来,他挂断了电话。一会儿,她又把电话拨过来:“你还没说你来不来……怎么不给我道喜呢?”然后是幽恨的笑声。他一直拿着话筒不作声,也不放下电话,那边的她一直在笑,笑累了,仍听不见他说话,也觉无趣,主动收了线。听着听筒的忙音,他恨不得砸掉电话机。喜宴他还是去了,人很多。他找到熟悉的人,在一起,闹得开心,玩得也开心。新娘的模样他不清楚,他想看又不敢看。新郎新娘来敬酒,他把酒杯举得很高,以便遮住视

挨骂者深感憋屈:“你这个人比猪还蠢!蠢得要挖漏勺!”

淤勺也很粗大,只是其柄是长长的细木棒,这一点与前二者显著不同。淤勺平日与淤桶为伍,要么在茅厕里,要么在卧房拉小便的一角。淤桶高大,满满两桶大淤(大便)和小淤(小便),很重,走路时易荡出来,浊臭浓郁,因此多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母亲来挑。小时候在我们家,卧房里的淤桶快满了,母亲就会另提一只空淤桶来,用淤勺舀了驳开,挑到园土里灌装。

不过,在村庄,挑淤桶,拿淤勺,被认为是一件没出息的事。做父母的常以此教训学习马虎的孩子:“你现在不好好读书,以后也跟我一样拿淤勺把!”

所有的竹勺之中,油勺是最小巧的,大约是南竹的尾巴做成,竹节短小。倒是勺柄的长度,与水勺不相上下。旧时的家乡盛产茶油,最丰产的年份,我家的茶油要打三百多斤。茶油除了大部分卖掉外,剩下的装进油瓮,作一年的家用。那时村人喜爱吃猪油,猪油肥腻,能疗肚荒,猪油远比茶油珍贵,与现在正好相反。每当油罐里的茶油没了,母亲就会取了小油勺,上楼揭开油瓮,舀了金黄的茶油满上。

只是多年之后,故乡这方昔日的油茶主产区,因滥砍滥伐滥烧,漫山遍野已荒芜得几乎没有了油茶树。家家户户的油瓮油勺成了多余的摆设。茶油的价格连年看涨,差不多是猪油的十倍还多。想想,都让人觉得恍若隔世,不胜唏嘘!

线。酒杯毕竟太小,红色的身影还是不遗余力地闯进他眼里。

他的日子照旧过。他也有朋友,有人陪,当然他身边也少不了女孩。其中一个叫一枝梅的小女孩,很漂亮,也很有气质。她经常陪他散步,聊天,也去过一家环境很好的餐厅吃饭,但他表情总是淡淡的,不知怎么回事。

电话铃响了,是那个叫一枝梅的小女孩打来的,他们说了很长的话,直到时钟已敲响十二下,那个小女孩才道个晚安挂断了电话。但他还在那傻傻的拿着话筒,迟迟不肯放下来。呆了片刻,他正准备上床睡觉,此时电话铃又响了,不久,耳边传来他熟悉的女音:“喂!是你吗?……”语音很轻很轻,他从没想过会是这样,竟然使他紧张得不得了,一声不吭。她在电话那头又轻唤几声,然后停了几秒,便只好挂断了电话。

他放下听筒,突然他想起:她怎么深夜还打来电话?她还在办公室干什么?她到底怎么啦?这时他才急了,慌了!他赶忙地出门,赶忙地拦下一台的士,朝她所在的办公大楼驶去。

的士很快到了她办公楼下,下车后,朝上面一看,她办公室窗口还亮着灯。这时,风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扑过来,掀起了他的头发,他竟然呆在那里不动。整个大楼同夜色连成一片,她窗口那盏灯就像颗星儿缀在夜空里。时间过得真慢,灯终于熄了,他赶忙躲到一边,隐在另一栋大楼的影子里。不久,大楼门口,有个人影在晃动,估计是她。只见她走到街上,站在那里等的士,街灯从不同方向照着她,为她布下一道道影子,纷乱无序,就像一张渔网。终于来了一台的士,她坐了进去,车灯亮起,在寂静无人的道上跑开了,然而他仍然站在那黑色的影子里,疑惑地望着远去的地……

夜雾起了,风携着雾在城市里奔散,四周变得和来时不一样,茫茫不清,悄无声息。他不想回家,又不知该往哪里去,还好,有街灯的陪伴……

每一滴水都是河流的微笑

袁恒雷

村庄的夜晚安静着,明媚着,几声狗叫让头顶的月亮打了个呵欠。

我格外喜欢村边的那条河,那是一条流动的碎玉。夜晚的时候,我踩着一地的月光走近河的身旁。她是睡着了,露出甜甜的笑靥,她的梦该是香的吧?

我怀着尊敬的心走近,看着她安然的睡相。蒸腾的水汽是她的白纱帐,平滑的岩石是她的枕头,她安然地睡在蜿蜒的河床上。

河流的身体该是多么婀娜修长啊!她顺从了沿路两岸的安排,她蜿蜒地睡着,一路下来,折叠起多少波涛!

我坐在河流的身边,看着她缓缓前行。她告诉我她过得好,每一滴水都是她的微笑。

她在这里流淌了多少年呢?我无从想象,无从想象她身下的鹅卵石换了多少代,无从想象她平静的表面,闪过多少雷电风霜。

即使是最漆黑的夜,河仍然拥有世上最明亮的眼睛,她从不会迷路。是的,即便她闭着眼睛,她仍然可以找到她的归宿。

谁都陪伴过她,但谁都没有陪她到最后,树叶从岸上掉下来陪她一程,但转个弯就被冲到了岸边;果子也掉下来陪她一程,但很快成了鱼虾的食料;鸟儿陪她一程,但在下一个村庄便没了影儿;人们陪她一程,但很快就成了传说;落到最后,能陪伴她的只有她自己。

河流一次次地承受了,没有任何怨言。在夜色苍茫里,她独自把人们扔给她的一切慢慢消化,把痛苦的泥沙深埋心底。

此时,我走向岸边,伸手掬起了一捧水,那水和夜一样清凉,和她的面容一样安稳。她多静啊,她拥有世间最美的品德——上善!她拥有天地间最包容的心。

河流仍在流淌着,或缓或急,唱着我熟悉的歌曲。我就着月光星光,看他们洒在河面,形成我喜欢的钻石。

我躺下来,与河流并排躺在黑夜的床上,我听到风拨动枝叶的声响,那声响犹如我翻那一本本书的声音;偶尔有鱼从水中跃出来,那是鱼儿在给河流抓痒。河流嘻嘻笑着,无忧无虑。

我躺下来,与河流并排躺在黑夜的床上。像河流那样安然入梦真是幸福啊!没有噩梦,没有打扰,漫天的星光是她盖着的晶莹的被。

我躺着,我想象着,河流的心里当如皎月一样晶明澄澈:与她相遇的人们都有颗纯真的心,也和我一样安然地走过或游过,她将收藏他们一个个整洁的身影。

我知道,我的到来虽没有打扰河流的清梦,亦没有给予多少宽慰;河流依然是个时间老人,包容世间给予的一切,宽宥一切来往的众生。

呼吸别人的笑容

欧昭晖

“姐姐,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了吗?你再深呼吸一下,窗台上的那盆紫罗兰花是不是盛开了?”一个银铃般的声音打断了颜妍的沉思。颜妍使劲嗅了嗅,潮湿的空气中夹杂一丝淡淡的幽香,一股暖暖的气息朝鼻孔涌来。当魔鬼关上你的一扇门时,上帝就一定会替你打开一扇窗,想着想着,颜妍就觉得有股无穷的力量在心头升起。

半年前的一天正准备去上班,颜妍忽然感到剧烈的头痛头晕,连眼睛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。开始她以为是这段时间连续加班,身体透支的缘故,便要男朋友送她去医院买点感冒药吃。接诊医生简短地询问其病史后,就要她去拍个头部CT。看完CT,医生一脸凝重说:住院,马上手术!当时颜妍还不知道,自己的视觉将永远停留在那一刻。

不知睡了多久,醒来后,颜妍就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深深的黑洞中,时间、阳光、白云、鲜花、绿草,就连自己最熟悉的身影都不知到哪儿去了?她开始咆哮:我怎么啦?我什么都没有了,让我去死吧!闻讯赶来的医生劝慰她说:请冷静,你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。如果迟一分钟手术,你颅内血管上的那个瘤子就会破裂,那时谁也没办法救你。你至少比那些没能走出手术室的要幸运。

上天,你为何要这样残忍地惩罚我?你让我的爱情事业随着光明一同消失,为何还要让我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?颜妍不顾父母苦口婆心的安抚,大声哭闹着,水米都不肯沾。

“姐姐,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?”一个大约十六、七岁银铃般的声音在颜妍耳边响起,“我五岁时,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父母的同时失去了双眼,爷爷奶奶送我在盲人学校念了六年书,一次来这家医院看病,遇到我现在的恩师,他不仅教会我中医推拿按摩,还在生活上对我很关心。虽然我们看不到阳光,但是我们可以用心来感受美好的阳光;虽然我们看不见笑脸,但是我们可以呼吸到别人甜甜的笑容。姐姐,你念过大学,学什么都会学得又快又好,振作起来吧,只要我们勇敢地活下来,我们前行的路上一定会是艳阳高照。”